

乾隆新鄭縣志

下
冊

乾隆新鄭縣志

下冊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書章

〔清〕

黃本誠 纂修

鄭鍾琪 張捷

王宇 校點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六目錄

藝文志六

明

宋 濂

許魯齋先生贊補

薛 瑄

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邵 進

幽勝寺碑記補

劉 槃

重修卧佛寺碑記補

屠 瀟

新鄭重建廟學記補

史載德

新鄭甲科題名記補

重修水月寺碑記補

陳鳳梧

祭歐陽文忠公墓文補

王廷相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補

黨以平

石洞寺碑記補

高尚賢

重修廟學記

新鄭縣重修東嶽廟記補

重建清源義勇祠記補

楊處士墓表附碑陰補

和春

重修譙樓記補

郭樸

明贈光祿大夫柱國少師中極殿大學士高公神道碑補

茅坤

讀鄭風跋補

魯恭王朱頤坦

送高存庵先生之任山西憲副叙補

高拱

懇恩辭免重任疏三首補 鄭大夫子產祠碑記

漢留侯祠碑記 尊恩閣記

鄭聲辯 上巳被楔解補 與河南諸當事書六首補

方瑜

重修歐陽文忠公祠墓記補

歸有光

上高閣老書補

吳栢舟

重修譙樓記補

張一桂

壽少師肅卿高公叙補

安九域

創置學田記補

劉仲達

高新鄭處置西邊事宜記補

范守己

代張夫人昭雪抑枉疏補

代張夫人乞補卹典疏補

郭正域

明太師高文襄公墓誌銘

馬之駿

高文襄公集序補

徐鉞

新鄭縣儒學創置祭器書籍碑記補

郭正位

改建社稷壇碑記補

劉同升

明新鄭令忠烈劉公傳

新鄭縣志卷之二十六

藝文志六

明

許魯齋先生贊

宋 濂浦江人

濂洛之學，傳自武夷。重徽疊照，日星昭垂。逮我許公，尊聞行知。若親樞衣，寒泉之糜。張皇幽渺，釐析毫絲。如皋陶淑問，畢其情詞；如后羿注矢，不失其馳。既入闔域，遂升堂基。橫經胄監，衿佩鏘如。祛其人私，牖其天彝。釋其偏岐，挽其九衢。德成財達，昭用如時。黼黻帝治，甄陶泰熙。明體適用，公實庶幾。無德弗報，四海祝尸。嗚呼許公，百世之師。見《潛溪集》

許魯齋先生祠堂記

薛 瑄河津人

新鄭縣西大隗山之左里曰陽緩，元魯齋先生許文正公所生地也。先生世家河內，

金季其先人避兵是邑。實生先生於里中，金太安己巳歲也。縣學有祠，以祀先生，其事具於碑。今碑存而祠廢，士大夫儀型與凡民向往，群歎以爲缺典，江西鄧麟訓導邑庠，乃即夫子宫牆東隙地構屋三間，作先生像於中，以時致祀。既而求記於河南僉憲劉公咸，公以推余。余猶憶往年過是邑，鄧方謀作祠。又二年再至，祠成矣，鄧之志可嘉哉！於乎！先生之道之德之學所以紹程朱之正傳，淑萬世之人心者，固不待新學小生之贅贊也。獨念是邑乃先生誕生之地，祠宇久廢，人心缺然無以寓敬。鄧能因心興事，作新斯宇，使凡進謁庭下者，如親炙先生。若充然有得而退，其有補於天理民彝不淺矣。遂書其事，以告後之人，俾無替於承祀云。見《敬軒集》

幽勝寺碑記

邵 進邑人

佛故西方聖人焉。以大圓覺設一切空，以大慈悲度一切衆。始於不言，而至於無所不言；無所不言，而至於無言，是爲佛法最上乘。如以薪傳火，薪盡而火不窮也。故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超然獨得，尚何可以言語求哉？其後達摩祖師西來入中國，居嵩山少林寺，面壁者九年，惟傳心宗，至今名著宇宙。是皆能化人爲善，師範後人者也。尚朗上人俗姓徐，自幼脫障出家卧佛寺。既長，爲避喧煩，移居幽勝寺，明五眼，淨六根，奉戒持身，明心掃垢。見其性，知其幾，卓出塵表，可謂無忝佛氏之法矣！寺南有大隗即具茨山，軒轅黃帝問道於廣成子，其遺蹟尚有存

者。西有黑龍池，每歲旱，官民禱雨多有感應。山川明秀，景物穠華，對待環拱，迥出塵寰，超然一勝概也。又豈荒涼野刹之可比也哉！一日，朗上人屬予爲記，刻銘於石。故筆其大概，用昭後世。見石刻

重修卧佛寺碑記

劉 槃邑人

邑之西一里許有崇岡焉，岡之上有寺曰卧佛，其創始之由莫可詳。惟寺中有碑，金時縣令張忱所立。其記云：唐咸通二年八月，於縣城西門內敕賜興福院。至宋雍熙三年，僧法通重修，後罹兵火。金正隆丙子，僧淨逸、福興復修之，元末復燬於寇。我朝洪武初，有僧智淨者自山西來，即舊址創立草堂三間，塑彌陀及諸佛像。二年敕下，改院爲寺。寺中舊有石佛卧像，因易其名曰卧佛云。自是而後住持雖不乏人，不過因循保葺而已，未有作新之者。洪熙改元，僧會圓亨始主法席，念茲寺爲邑人所崇奉，又祝延聖壽之所，而狹陋若斯，甚非所宜。乃殫心悉力，蓄資積財，又得諸紳士樂施，遂盡撤故宇，拓地廣基。始建大殿，次伽藍殿，次天王殿，次如來殿。又粧塑釋迦、藥師、彌陀、阿難、迦葉諸佛，無不莊嚴矣。天順二年，亨公年老，復囑其侶圓亮、圓達，繼之建卧佛、圓通二殿。甫成，而僧行文與亮、達等又建金剛殿，選佛場，鐘樓，雲堂，以及僧房、倉庫、庖湢、茶寮之屬，靡不整潔。成化元年，亮又獨出己財於卧佛殿前建浮屠七級，高百五尺，寺之規制於是始備。

經始於洪熙初年，落成於成化己丑，凡四十餘年之久。經營謀度，巍然成一大叢林，謂非諸僧之力不可也。厥後享公歸寂，亮、達各主別席。迨成化壬寅間，風雨震凌，諸殿漸有傾漏者，時主僧明全復鳩金而新之，煥然如昔。亮之徒明英，亦當時之協力者，念衆僧苦力於前，全公繼承於後，懼其久而事湮也，爰礪石以記其始末，而備刻樂輸諸姓名於碑陰。見石刻

新鄭縣重建廟學記

屠 瀟 鄭縣人

新鄭之建廟學久矣。蓋自宣德至今，未有能修飭之者。祀殿頽圯，既無以妥神靈；而堂齋館舍日堙月敝，諸生之間德考業者，又無以裕其身，振作其意氣。衆甚病之。比者餘姚黃君肅來知縣事，顧瞻廟廷，周覽學舍，乃喟然歎曰：『朝廷以教養吾人爲第一事，而肅猥承任使，今廟學不治，將何以奉順德意？』夙夜祇懼，圖維作新，屬歲荒歉，遲回者久之。既而曰：『事有重輕緩急，興學重事也，顧可緩乎？』乃言於河南左布政使吳公節、督學僉事石公准。皆曰：『是誠縣令責也。』爲給材木千餘，檄令速爲之。黃公遂鳩工相材而營度之。縣丞王昶、主簿申福、典史紀聰咸協厥志，且命耆老董薰專理厥事。邑之民富者捐資，貧者効力。土木甃瓦黝堊丹漆之具，不勞而集。舊大成殿三間，今以其卑隘不足展祀事，增爲五。聖賢像居殿中者，塑繪如制。兩廡舊十間，今增其四。又增戟門，如殿之數。易石柱於櫺

星門。而明倫堂東西齋舍、神厨、倉庫、垣墉之屬，視昔倍加廣且麗焉。氣象軒豁，規模宏遠，風致爲之改觀矣。於是教諭呂俊、訓導羅珍相與言曰：『茲學之興，我黃君意已勤矣。不借重名筆，何以昭示後人。』乃致書京師，請予爲記。予惟古之治天下者，必本於學校。三代之教可見矣，雖諸侯亦有之。學之廢興，治道視之以爲張弛。今藩省郡縣皆古諸侯任，興學立教，固職分所宜爲然。世之人固有不能究大體祇德意，而旦暮弊弊案牘期會，以爲能趨走迎錢以爲賢者。彼豈知學校之重且急？然則黃君之賢亦豈多得哉！夫所貴乎學者，明道而已。聖人之道本於心，著於書。自倫理之大至於物理之微，能精察力行，化於家，儀於鄉，推而達之天下，此之謂善學。而斯世斯民常必賴之，奈何近世學者不知出此？讀書而不務明道者有矣；悖道而趨利者有矣；束書不講，僥倖一切，以苟便安者亦有矣。波流風靡，日以滋甚，學者之通患也。嗚呼！士之所存所立無以異於人，亦可愧之甚矣。新鄭在昔爲中州文獻地，先儒所謂家詩書，戶禮讓，爲天下先者。今又得藩臬、邑令之賢，篤意學政，興廢補敝。於數十年之後，易卑而高，化污而新。凡遊斯學者，其德與學可不圖與之俱高且新哉！靜處以思，獨行以求，吾宅心制事，澡身浴德於聖人之道，行之者云何？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細微，於聖人之道明之者云何？窮之所養，達之所施，幼之所學，壯之所行，吾之培養負荷所以施之家國天下者云何？夫懵懵焉不知吾道所當爲者，愚也。知之而不能自立者，懦也。始勤終惰，銜

虛名而忘實學，自賊者也。嗚呼！是豈朝廷教育之意哉！且豈藩臬邑令興學崇教之意哉！吾固知新鄭之士決不爲此也。工始於成化十八年二月一日，訖於二十年二月望日。記成俾刻諸石，非惟紀成績，抑將以勵後人。見石刻

新鄭甲科題名記

史載德邑人

題名記其來尚矣。我朝賜進士題名國學，郡邑遵其制，凡登名者題名鄉學。雖曰褒榮，實則示勸懲也。吾新鄭甲科人物，舊載諸志詳矣。又刻板置於明倫堂左右，成化間復書諸壁。弘治癸亥冬，邑侯吳公仲紀恐敝壞易隳也，欲刻石以便觀覽而垂不朽。邑簿蔣君賢樂從之。時邑丞丁君璽自督部南還，並邑幕袁君珙又協力贊相之。工成蘄予題其端。予惟學以進德修業，而刻名於石之君子，素所履也已。往者其善惡邪正，固昭彰人之耳目。雖孝子愍深莫之能掩，□□□未仕暨後之與斯石者，皆當以此是懼。而予父子亦與有是責也。此非所謂雖曰褒榮，實則示勸懲也乎？曷勗諸，曷勗諸！見學宮碑刻

重修水月寺碑記

史載德

邑新鄭里曰西陽緩，有麗地焉，壯哉其觀也。西接大隗山之麓，南臨潁水之源，沃壤肥厚，煙村遠環。皇明正統間，住持廣良悟根脫塵，善忘形骸，杖藜爰茲，愛

厥幽清靜僻，可以澄思慮而明諸心，遂開山詣居，名水月寺。然不過禪房僧舍而已。景泰間，住持悟善肇造佛殿、伽藍殿、祖師殿、天王殿各三間，並左右僧房十餘所。回視廣良，蓋肯堂肯播者乎！龍飛初，本壽繩武不湮。師弟本璽憂及歲久時遷，殿宇廢墜，僧舍傾頽，乃率本秀、源然暨社長賈寬等計料督工，損壞者易之，脫落者墜茨之，污垢者丹雘之。俾燦然一新，儼乎百倍，其於悟善又肯構肯穫者也。工成，欲後世知寺之始末，必得記刻石以傳焉。予惟曰：『記以載事粗跡耳，何哉？寺以水月名者，是不可以無言矣。予觀茲土獨占形勝，平巒巉巖，高峰巖巖，硯石礚礚，晴嵐疊嶂，山今固可名也。春樹蓓蕾，夏木蓊蔭，篴簫橫斜，松篁奇怪，林今固可名也。若夫龍吟虎嘯，雲騰風生，鶴舞鶯啼，日麗春融，閑鳥馴獸固可名也。其以水月名也，噫！我知之矣。當夫瀚海既絕，潢潦久息。不見其人，不見其出，澄光數仞，耀金沉璧，水何如其清哉！時徘徊斗牛，光燭太虛，尺霧潛形，寸雲掃跡，茫茫堪輿，萬里一掬，月何如其明哉！水之清即人心之清，月之明即人心之明。但水清而忘乎清，月明而忘乎明，人心之清與明如水月何？釋者有云：過去心不可知，見在心不可知，未來心不可知。夫所謂過去、見在、未來者果若何而不可知乎？予以爲心本虛靈無物，當念慮既往，事物未萌，寂然不動，萬境俱徹，即水之清月之明也。一有感觸，泛應曲當，達道達德皆由此出，即水之周流無滯，月之容光必照也。無所謂過去，無所謂見在，亦無所謂未來。其曰不可知，抑虛靈無

物者乎？』璽曰：『吾始得其意矣。』予喜而酌，因叙後山云退之作記，記其事耳。今之記乃論也。少游謂《醉翁亭》亦用賦體，安知後人不以我記如論如賦體哉！見石刻

祭歐陽文忠公墓文

陳鳳梧廬陵人

仁義禮樂，公德之隆。冠冕佩玉，公文之雄。犯顏敢諫，維公之忠。慶曆盛治，維公之功。昌黎以來，一人而已。勲業文章，垂範百世。維我廬陵，父母之邦。發潛考德，表在瀧岡。公老於穎，茲焉卜藏。雲仍世守，以奉蒸嘗。山斗之望，過者必式。矧鄉晚進，瞻仰無斁。讀公之文，求公之心。如山益高，如川益深。生芻一束，敬拜墓下。爰立穹碑，石羊石馬。公之靈爽，上爲列辰。佑啟小子，載道以文。尚饗！見石刻

明故工部都水司郎中進階中憲大夫高公墓誌銘

王廷相儀封人

公諱魁，字文元，姓高氏。其先洪洞人也，元季避亂新鄭，遂家焉。曾大父成，大父亮，皆隱德不仕。父旺以公官贈工部主事，母蘇氏贈安人。公天性仁孝，且慷慨有氣節。平生奉親無惰容，雖菽水之養，父母亦安之歡如也。與兄弟同居，財貨盡以屬之，不私一錢。與人同事，遇險難則以身任之，有利即推遜於人。貸者或不

能償，公則曰：『人且貧不自殖矣，何以償爲？』遂折其券不取。其孝友廉義著於鄉閭，類此。成化二十二年，鄉舉中式，累舉進士不第。某年授金鄉縣知縣，下車之日，即與父老約曰：『令不困若財，爲若掊擊強暴，弗以苛政擾若，若能順令，則治也。』父老皆再拜曰：『諾。』乃刻廉勵節，期自身始。冬不必爐，暑不必蓋，飯不必肉，一布裘六年。邑士大夫信而服之，且化之。賓客之道其邑者，知公之爲民也，亦不過望公館穀。豪族巨家至相戒曰：『勿困其良弱，以傷令心。』齊民非輸稅、供役、構訟，終歲不入城邑。四境之內，蓋訢訢然樂也。嗟乎，古所謂使民安於田里而無愁歎之聲者，公非斯人乎哉！時飛蝗食稼，四邑禾粟委地，百姓汹汹，獨公之邑無蝗。父老曰：『政之感也。』欲聞之當道，公曰：『雖古之循吏，亦謂偶然爾，予何德以致之？』卒不白。在金鄉六年，民戴公之德澤，爲立生祠，迄於今猶俎豆之。正德二年，擢工部都水司主事，督抽荊州商稅。時逆瑾專政，黷賄滅公，不如意者輒禍及身家。同輩求以自完者乃縮公課以其贏羨賂瑾，致瑾悅。人有以此諭公者，公愕然曰：『是何爲哉？公私之際，忠邪之判也。君子貴守道，貴不失己，禍福之來，付之命而已矣，是何爲哉？』竟不縮稅私瑾。瑾乃益壯之，不加害。嗟乎！亦可謂雄偉不常者矣。正德五年，陞本司郎中，管理薊州鐵冶。時政愈刻，公乃喟然曰：『執國紀律，宏濟時艱，古聖賢會其際者也，今也豈其時哉？龍蛇之蟄以之存身，神也。吾將行之矣。』乃連疏乞歸。今上登極，以恩詔進階中憲大夫。

凡居家十餘年，不冠帶，不出庭戶，非禮燕不入官。有官府事，閉耳不欲聞，子姓有私語有所論刺者，輒斥責之。族黨姻舊生無以育，死無以葬者，公皆給之，賴以爲命者百餘家。時人以疏傳皇甫謐之流匹之。嘉靖四年十月二十三日以正終，年七十有六。沒之日，邑人無少長戚疏皆嗟嗟曰：『鄉先生逝矣！』配李氏，封安人。子男三人：尚義、尚信俱先卒；尚賢登正德十二年進士，歷官山東按察司提學僉事。孫男七：曰擢、曰揚、曰捷、廩膳生；曰掇、曰拱、曰操、曰才。孫女一，聘鈞州士人董萬言。曾孫男三人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九日葬於某原先塋之次。僉事君於予爲僚友，泣血緘狀來請銘。嗟乎！昔予獲侍於僉事君也，仰其溫然圭璧之德，毅然剛方之氣，則固已異之矣，孰謂不有自哉！乃爲銘。銘曰：

道也拯時，遜於丘樊。不食其實，以遺後昆。其精其精，化爲日星，朗而天行，有是哉。見王氏家藏集

石洞寺碑記

黨以平禹州人

新鄭縣治南三十里許，有寺曰石洞者，右挾大隗，左環雙洎，南案紫荆之峰，巍然一方之勝境也。其規模非壯麗無以聳觀四方，而中之殿宇又以妥神梵像，尤其所急者，歲久荒穢不治。住持祖淵慨以重修爲己任，乃鳩群貲，復構而新之。落成之餘，以引禮舍人王君翰來乞予記之。予惟寺匪宇則無歸，宇匪像則無主。無歸則

易渙，無主則易忘，忘且渙無以自理矣。此重修之所以不得已也。嘗聞佛之道崇寂而尚空，鼻、舌、身、意盡欲無之，而一切有爲悉視之若夢幻。然是舉也，丹堊眩曜，金碧輝煌，又昭於形跡之外者適肯樂之。又聞佛以慈悲爲事，智慧爲歸。是舉也，可以祝國庇民，可以禦災捍患，祈禳莫便焉，是又所甚樂者也。夫由其所不樂則將違其所甚樂，由其所甚樂則又棄其所不樂者矣。然則抑何如而可乎？愚則曰：佛嘗以無所住而生其心矣，能於無所住之中而求其所主。因其所不樂以成其所甚樂，衍其所甚樂以秘其所不樂。吾知法象昭昭之際，而意言形數之俱泯矣。雖謂之卷藏於密可也，謂之普同於世亦可也。是則修之尚者也。否則毀靈扃而事土木，戕根本而取繁華，自廢其所以修矣。吾不知乃所謂寂者何如也？乃所謂空者何如也？乃所謂慈悲智慧又何如也？是寺在金以開花佛室名，而石洞之改昉於太和之四年焉。茲舉也，經始於大明嘉靖甲辰歲八月初三日，竣事於丙午歲八月初六日。其諸檀越之姓氏則備列於碑陰云。見石刻

重修廟學記

高尚賢邑人

王道之大塞天地，而表章必有所始；人才之昌由氣運，而振起亦非無自。表其大而俾聖道之崇隆，啓其運而致人才之振奮，惟在於學乎！故廟像尊嚴，人心竦敬，聖道彷彿如在。而人才之作，亦斯爲之地也。故《斯干》之詩以築室之美詠周